

## 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乾隆下江南 第六十四回 絕後患議拿家屬 報父仇擬請禪師

話說胡惠乾、三德既死，自然人人稱快，個個歡欣，當下撫轅中軍各官將搜出的幾個徒弟，捆縛起來，又留了百□名親兵在寺看守，其餘的兵卒，皆押著胡惠乾的徒弟解往撫轅。中軍各官及高進忠、方德等也回轅銷差。此時撫臺曾必忠已經得報，好生喜悅，及聞中軍各官與高進忠、方德等回來繳令，當即傳他們進來，問了一遍。高進忠便細細將自己如何擒捉，如何殺死的話，也就詳細稟知。曾必忠大加贊賞，中軍又稟道：「現在還有胡惠乾的幾個徒弟，也已捆縛前來，在轅門外候示。」曾必忠即著發交南海縣審問，收監定案詳報。隨後由南海擬了個秋後處斬的罪名，等候秋臨處決。中軍又與撫憲說道：「胡惠乾雖死，還有家屬住在省城，求大人示下，可用再去擒獲？」曾必忠道：「隨他去罷！古來聖王在上，罪不及妻孥，當今聖天子，也是仁愛為懷，胡惠乾既已格殺身死，也算為地方上除了一個大害，何必再去拘拿他的家屬呢？何況首犯就是他一人，首犯既除，家屬便可思免了。」

高進忠在旁說道：「以民人愚見，大人之意，固有仁愛為懷，但是胡惠乾正身雖死，他的家屬斷不以他是罪有應得，一定懷恨方德及白安福等人，此時若不一網打盡，將來仍有報仇之患。因胡惠乾的師父喚做至善禪師，現在少林寺稱強無匹，門下眾徒弟亦復不少，難保胡惠乾的兒子不去福建，面求至善禪師，代他父親報仇。況至善禪師又專門包庇徒弟，一聽此言，自然應允，那時又不免要費一番周折。若趁此時一網打盡，將他家眷永禁監牢，也不問他死罪，他們便不能去福建少林寺，求他的師父前來報仇。民人所見如此，不知大人意下如何？」曾必忠聽他這議論也甚有理，即仍命中軍官率同高進忠、方德前去捉拿胡惠乾的家屬，及至到了那裡，發現早已聞風逃走，無處尋拿，只得回轅銷差，以後出了一道拘捕文書，著令各地方官拿著，此亦不過奉行政事，只要上完不緊，過一兩個月，各地方也就鬆懈下來，此是千占一律。

閒話體提，撫憲又著兩縣去西禪寺，查明一切，將寺中所有田產物件，細細查明詳報，以便另招高僧主持。南、番兩縣，當即前去查勘完畢，詳報上來，撫憲也就命南、番兩縣，出示招僧前去主持不表。曾必忠又因高進忠奮勇可嘉，當即賞了個千總，俟隨後再行上奏請賞，並著高進忠就在撫轅充當巡捕，高進忠也甚願意。

當下諸事已畢，中軍各官仍然回行。次日白安福、陳景升這一干人又至撫轅道謝，賞發勇兵，捉拿凶徒，為民除害。撫憲曾公接見之下，即將高進忠如何勇猛：如何本領精強的話告訴眾人。白安福等才知道胡惠乾、三德之死乃虧高進忠協助之力，當即告退出來，隨至巡捕衙門拜會。高進忠也就請見，彼時見過禮，分賓主坐下。白安福首先謝道：「某等方才知道，特地過來趨謝，今胡惠乾已死，不獨敝機業中人仰感大德，即合省人民也莫不受高冕之惠。如此大害，竟為高兄獨力除去，真是萬千之幸。」高進忠道：「小弟有何德何能，敢勞掛齒，只因前在蘇州，偶遇師兄方魁，初時並不相識，因相他面帶惡煞，知他當有大難，後來說起，方知他是白眉大師的門徒，卻與小弟同門。彼時適值聖天子還在那裡微服遊玩，小弟本稍知相法，一見聖天子的龍顏，自是與眾不同，因此問明聖天子的客寓，聖天子還掩飾其詞，惟恐有人知覺，不免驚擾鄉紳士庶。小弟仰體聖意，未敢聲張。後來聖天子知道胡惠乾作惡多端，方師兄前往四川請白眉家師，因此聖天子一面飭令方師兄前往四川延請，一面飭令小弟到此協助，今幸不負聖旨，上體聖天子為民除害之意。但胡惠乾現已除去，惟恨他的家屬，聞風在逃，未經拿獲，恐防以後又起風波，諸君仍宜小心防範。」白安福道：「惠乾既死，還有什麼意外之事？敢請示知！」高進忠道：「諸君有所不知，他的師父至善禪師為少林首屈一指，他家屬見他被害，斷不肯就此甘心，必然會前往少林寺，向至善禪師哭訴，這禪師平時又專門包庇徒弟，一聞此言，又必恃自己武藝精強、功夫純熟，前來與他的徒弟報仇，這不是另起風波麼？惟願方師兄將白眉家師請來，便可無慮，不然雖有小弟在此，亦無能為力也。」

白安福等聽了這一番話，本是歡喜無限，因此便又頓起愁腸，因道：「尊兄既為白眉大師的高徒，方魁能將令師尊請來，當然極好，設若不來，可否相煩辛苦一次？」高進忠道：「且待方師兄回來再說，好在少林寺遠在福建，旦夕亦未必即到。方師兄前往四川，計算日期，回來亦復不遠。萬一家師不到，那時再作商量便了。」白安福等又復道謝了一回，這才告別而去。次日，又備了許多禮物送來，高進忠見他們來意甚殷，不便回卻，只得收了。隔了一日，白安福又請高進忠筵宴，從此以高進忠為泰山之靠。

話分兩頭，再說胡惠乾的家屬，當日聞風逃走，先是一個省城以外極僻靜的地方暫住了幾日，暗請人打聽風聲。後來聞說撫臺於胡惠乾被殺死的次日，即派人前往捉拿家屬，後因業已逃走，只得出了追捕文書，嚴飭各州縣訪拿。胡惠乾的家屬聽了此話，不敢出面，又不敢搬往別處，恐怕有人察覺不便。在此住了有兩三個月，又打聽得各處鬆懈下來，撫臺亦並不再催緊。

這日，胡惠乾的兒子胡繼祖，便與他母親陳氏說道：「現在外面風聲已稍稍平靜，兒子想父親被害，此仇豈可不報？擬想前往福建少林寺，面求至善禪師，代父親報仇雪恨。但是兒子走後，母親在家無人侍奉，還望你老人家自己格外保重。兒子此去，多則一月，少則半月便可回來。能將至善禪師請來，則是血海深仇，不難報復了。」他母親道：「我兒有此孝心，固然好極，但恐至善禪師未必肯來，我兒此去豈不空跑一回？況且外面風聲雖然稍覺平靜，萬一沿途有個不測，叫為娘倚靠何人？你父親雖然身死，也是他平日過於恃勢，以致激成眾怒，造成今日自食惡果。在為娘之意，以為冤家宜解不宜結，就此算了罷。只要我兒隨後一心向上，也可過日。雖然父仇不可不報，還是忍耐為高，況且你父親死有餘辜，咎由自取，也不能怨恨你不代他報仇。」

胡繼祖聽了這話便道：「母親說哪裡話來，父親若不為機房中人將祖父殺死，父親也不會與他們等人作對，今日父親雖被高進忠所害，追本窮源，還是機匠留下來的禍根，眼見得父親身遭慘殺，放著兒子不能代父報仇，還要兒子作什麼？若說至善禪師不肯前來，兒子自然有法可想，即使至善禪師不念父親與他有師徒之情面，還有三德和尚亦被慘殺，他兩個徒弟同遭殺害，他豈有不怒之理？況至善禪師又極重師徒之情，兒子此去，包管他一定前來。這件事母親倒可不必慮他，若說沿途恐怕為人覺察，只要兒子處處分外小心，也無妨礙，就使粉身碎骨，是為代父報仇，也是甘心情願，還可留一孝名。而況自古以來，官場中無論什麼案件，皆是上不緊，下不追，千古如是。現在風聲既已稍平，兒子此去，也是斷斷不妨的。望母親准兒子前往才好。」不知陳氏果准胡繼祖前往請至善否，且看下回分解。